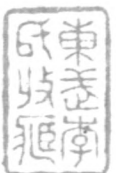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序



儒者處必有道而後出必有用也若王先生信伯者產於閩越之間游寓震澤之上從事河洛之門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當時若楊時尹焞朱震諸儒素所推讓無意求達適宗高宗臨郡訪求布衣時郡守孫公佑首以先生學行薦召對便殿先生議論純正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授者一心也心者一人之心也廣大悉備萬善無垠人主苟能推之舉而措之耳高宗目為通儒勅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其後高宗感后之言即召范冲重修神哲二宗實錄先生實預其事遂使當時焞卞之奸誣謗潛釋宣仁盛德垂照萬世朱墨之史行而邪正之說辨矣觀高宗勅詞獎諭有曰凡筆削之去取兼裁不遺核朱墨之異

同咸得其當備一代之成書詔萬世而垂憲蓋匪特指一事為然也先生之達而在位雖不大任而行道之幾於是可見矣於乎若先生者處身優游守道純正達則行退則藏所謂與顏淵同條而共貫者耶平生所受制勅若干道及間居與尹焞諸儒誨諍經旨今為世孫惟顯翻刻于梓使鄉之後學皆得而觀之知先生之為人坦然君子窮達一致如此若惟顯者醫學既為今時所重而好儒又若此焉於乎是可謂無忝爾祖聿修厥德者耶

正德九年三月吉日後學徐源序

著作王先生文集序

鉞少始知學景行前修聞鄰邑福清有鄭介公俠以忤王安石被謫仕竟不顯有文集二冊行於世吾鄉言節誼者首稱焉鉞茲焉客吳始得著作王先生蘋文集而讀之乃知其先亦為福清人厥考始徙居吳中先生從學程門以王安石尚經義而廢春秋守所學不就科舉晚遭四七之際卒以道鳴而吾鄉粹學之傳又有人焉謹按國史紹興四年偽齊挾虜入寇冬十月詔親征

上幸平江是時守臣孫佑疏先生學行以聞有旨引見上殿初賜右迪功郎未幾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蓋嘗撫卷三歎曰明哉

高宗之為君也其知急先務也能尊尚正學也良哉趙公鼎之為相也其知以道事君也不蔽賢也儒哉孫佑之為牧守也其知風化之本也能舉善也夫惟上有傳道統之君下有宅道揆之臣外而郡國皆能以道學相尚茲非人文之一泰歟故自王先生之既舉也越明年六月召尹焞又越二年三月召胡安國凡程門同學之士以次顯擢嗚呼亦盛矣然嘗疑之紹興距今未遠也洛學源流世之學者皆能歷歷指數而王著作之姓字則落落不掛齒頰間豈其言論風旨不甚接於人耳目故耶今觀著作出處本末則有信史忠言嘉猷則有奏編師友淵源性理奧義則有語錄非不足徵也而付之湮晦豈非為人後裔者之責抑亦居於是邦者之羞也福清邑庠舊有先生文集而吳

學獨無有非一大欠缺曩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于學訪其後曰思文者俾奉嘗歲時思文將以福清墨本刊于吳學屬鉞序之鉞惟發輝舊德世自有人第念生長永陽距福清才一舍且嘗習春秋今復寓吳慕蘭最為親切不可無一語以答聞孫之辱若夫先生之心惟求自得於己不希名於世文豈足以論先生哉且其獨抱遺經毅不舍所學以從彼退然肥遯若將終身假設不際熙朝則韞玉藏珠閤其光而不耀平生未嘗著書若非章憲揚邦弼之徒追纂微言則理學精密來者亦何從而窺之哉蓋嘗觀其答門人顏子樂道之問有曰若有心樂道便有倚着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吁此孔門曾點輩人物也文豈足以論先生哉要之欲求先生之心不得



於言則奚自吳門文獻之邦使家有其書士宗其學庶乎師道  
立而善人多矣時  
寶祐丙辰夏五望日後學盧鉞書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目錄

前序

第一

傳道支派

薦上殿劄子

上殿聖語除官賜出身

聖語

勅詞五

第二

寅冬上殿劄子三

應詔論事奏狀

卯三月二十四日面對劄子二  
五月七日面對劄子二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二

第三

納宰相劄子二

夫子之道忠恕論

題論語後

送李子勉序

跋陳諫議書後

題張思叔書後

答呂舍人書居仁

資中袁先生跋

玉山汪先生跋

雖國虞先生跋

柯山徐先生跋

天台毛先生跋

鶴臯朱先生跋

眉山黃先生跋

第四

文定胡先生書二

和靜尹先生書七

玉山汪先生跋

第五

西涯李先生篆字

著作寄顏

贊

跋

墓誌

祭文

挽詩

國史傳

吳郡誌

嘉熙元年詔舉策題

第六

立祠劄子

實齋王先生立祠祭文

郡庠先賢位次

性學李教授添立

掌祠府帖

李提刑希行學取問立祠因依申狀

第七

著作與尹和靜講易

第八

震澤記善錄

宋宮教所錄

乾道八年信州周憲跋

乾道八年魯郡曾逮跋

淳熙六年蕪春假守施溫舒跋

序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目錄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一

十一世孫

觀編

傳道支派

明道程先生

濂溪周先生

伊川程先生



游定夫 謝顯道 劉質夫 李端伯 呂與時

蘓季明 王信伯 胡康侯 王彥明 林大節

劉安禮 李先之 周恭叔 朱子發 陳貴一

明道程先生

陳經邦 陳貴叔 邢和叔 馮聖先 唐彥思

李嘉仲 邵伯溫 謝天申 潘子文 范叔器

范文甫 暢中伯 許景衡 劉安世 吳給

張思叔 暢悅道 呂原明 范淳父 謝顯道

劉質夫 李端伯 呂進伯 尹和靜 蘇季明

馬時中 侯仲良 楊中立 王信伯 胡康侯

王彥霖 劉安禮 林大節 周伯忱 周恭先

周伯溫 孟敦夫 李先之 周恭叔 郭立之

楊潛道 朱子發 護夢授 趙承議 鮑商霖

陳貴一 陳經邦 陳貴叔 邢和叔 馮聖先

唐彥思 邵彥溫 張閔中 游定夫 謝用休

潘子文 范文甫 暢中伯 許景衡 劉安世

朱公揆 呂與叔 李嘉仲 馬仲 吳給

伊川程先生

陳長方 曾幾 范如圭

章憲 楊邦弼 周憲

章懋 宋宜之 陳戍

著作王先生 穎字信伯

陳少方 曾建 晏明中

薦上殿劄子

權發遣平江府臣孫佑劄子據府學生陶孝友等保舉布衣王穎學行竊惟

主上親乘戎輅臨幸本府軍務之暇延見人材今有賢士近在數十里間有憂時愛

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素行高潔朝野共知伏望特賜敷奏召赴

行在審察錄用候

指揮

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布衣王穎令入內侍省引見上殿

上殿聖語除官賜出身

十二月四日引見進對

十二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昨日上殿王蘋特與補右迪功郎

十二月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王蘋特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除秘書省正字日下供職

十一日內殿宰執呈王蘋辭免特賜進士出身秘書省正字

劄子

聖語

上曰王蘋起於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官于朝通儒也大抵儒

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儻才無所長何所用耶臣鼎曰

陛下聖人人臣能否何所逃耶臣與求曰儒者不通世務是謂

腐儒如漢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此三人皆名儒故史稱其通

當世之務臣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惟通世務乃為有用

上曰誠如卿等言耳

勅詞

勅右迪功郎王蘋朕於一時人材苟其名字稍有以自見則往往至屢試而治不加進於是從而求其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朕意馬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韞櫝既久聲實自彰行誼之修溢於朕聽燕見訪問辭約而旨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乃命錫之高第職是校讐豈特為儒者一時之

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爾志毋愧師言可特授左  
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

紹興四年十二月

勅詞二

勅左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可特授左承奉  
郎依前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

紹興五年二月

勅詞三

勅左承奉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熙豐尚經義而廢  
春秋崇觀行舍法而罷科舉使自信篤學之士無以售於有  
司爾獨守遺經不追時好昔人所謂為人臣子而不可不知

者爾既知之矣是用特起布衣擢居東觀嘉此老成之望藹  
然英俊之躔爰自校讐俾參譔述益思懋勉嗣有褒陞可特  
授依前左承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

紹興六年八月

勅詞四

勅左承奉郎新差權通判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王蘋紹聖  
元符之間姦人得志首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為廢立  
之議以誣謗

宣仁傷

泰陵孝治之風失

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羣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



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蘋  
親見大儒得其要妙維此一代之典遂為不刊之書增秩之  
榮厥有故實尚思奮勵朕不爾遺可特授左宣義郎差遣如  
故

紹興八年五月

勅詞五

勅王蘋汝咸以儒學擢在道山比贊相臣纂修鉅典凡筆削之  
去取兼載不遺核朱墨之異同咸得其當按指事實錄之法  
彰辨是與非之明備一代之成書詔萬世而垂憲首嘉事領  
之績可忘紬繹之勞恭覽奏篇歎美無斁故茲獎諭想宜知  
悉

勅

紹興九年十月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一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二

寅冬上殿劄子一

臣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凡以上之所為視民之所向而已此者淮南有警

陛下決意親征

詔下之日民情欣悅此無他當於人心而已夫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謂其衆心之所同有至公之理存焉臣願

陛下推是心以見於用人則用人皆慰人望推是心以施於政事則政事不拂於人情三王之治不過於得人心而已

臣竊謂人主好惡其猶天歟天之所發生肅殺固無容心於其間是以人主法天而為治賞善罰惡惟才是用曾何適莫焉其於臣下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然後用人不失其宜矣苟知其人之善矣雖或憎焉未嘗廢也知其人之惡矣雖或愛之未嘗蔽也昔汲黯之戇嘗面折人主漢武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黯為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也唐文皇嘗愛之延入閣語每至夜分及稱佳木文帝必以佞人目之二君之不蔽於好惡之私故能盡其臣下之能否

陛下憂勤庶政急於為治然百執事之列每患於乏才焉臣願陛下察臣下之忠佞捨短取長隨才器使各當其職乃無才之

患矣

臣聞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春秋者誠經世之大法也然諸儒棄經任傳使聖經之旨闕而不彰鬱而不發故王通謂三傳作而春秋散豈不信然側聞

陛下萬機之暇留意春秋誠得進德之要矣然臣竊謂帝王之學與世儒之學異蓋世儒之學從事於章句之末解析文義而已至於聖人經世大法往往莫之察也而帝王之學在得其至指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昔九方臯之相馬也物色牝牡有所不察而卒能得天下馬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也臣愚竊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春秋之學有類於是伏望

陛下深求作經之旨自得於言意之表而不惑於先儒之偏見則春秋之旨昭然矣

應詔論事奏狀

右臣准尚書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江北賊馬已退應

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者臣謹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而詩序有及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以至於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馬夫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棠棣之燕兄弟伐木之燕朋友故舊如魚麗美萬物盛多南陔孝子相成以養何預於北伐哉及觀車攻之詩稱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疆土復會諸侯於東

都乃知攘夷狄實係於政事之修舉也又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以舜之聖其不為慢遊又何疑焉而禹之陳戒乃至於是者蓋臣之於君所以告戒者惟恐其有所不及以此見其愛君之至也然則人臣之事君可不法於斯乎臣竊謂今日政治之本有三而已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辯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三者既至則夷狄不足慮也何謂正心誠意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治天下國家以至於修身皆本於正心誠意而已蓋誠者天之道也意與天合則動靜語默不以毫髮已私間於其間無適而非道矣心其有不正乎舉而措之事業疑無難也故記曰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九經之多該括萬事而謂行之者一也所謂一者何也亦曰誠而已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以有苗之遠夷負固不服而舞干羽于兩階乃能格之則誠之所感豈有遠近之間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可不察也何謂辨君子小人蓋君子小人若冰炭之異不可以並用也君子曰可則小人必曰不可君子曰然則小人必曰不然君子以為是則小人必以為非其相戾如是而欲其共成治功難矣彼之不同非故為不相侔也以其智識之大小見聞之廣狹此則喻於義彼則喻於利此則上達彼則下達何自而能一之哉觀齊侯伐魯展喜犒師對齊侯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又觀晉陰飴甥之對秦伯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

必歸則君子小人不同也常若是可不辨之哉何謂消明黨昔唐文宗常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黨難當時牛李之黨互相傾軋四十餘年臣竊以為當時之黨雖起於牛李而文宗實成之也蓋明黨之成破係於人君之取舍爾苟文宗不以為黨則臣下孰從而成之乃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黨難是未知夫黨之所以成實出於文宗之疑心而小人因此以成之耳一有所疑則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苟以是數者推之孰非朋黨乎又况近年以來宰相數易則人臣之立於朝門戶衆矣掎擊多門同於大公惟才是用而無彼此之間則盡善矣此朋黨不可不消也惟

陛下正心誠意以辨君子小人而消朋黨之所自臣竊以謂今日艱難之時苟此三者既正則其餘不勞而正矣臣區區之心實願

陛下萬機之暇留意於此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卯三月二十四日面對劄子一

臣聞道一而已何古今之異乎昔韓愈作原道嘗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若合符節其揆一也則前聖後聖其所傳者豈拘於方冊之間哉

所謂傳聖人之道者非傳其道也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人之心擴而充之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苟不能充之則亦梏亡之矣故治天下國家必本於正心誠意焉主於一身則為心心有所感則為意心既正矣意其有不誠矣乎帝王之治未有不本於此者逮及秦漢則異於是秦任法律漢雜霸道操術任數以御臣民既失其本所以治功終不近古也譬之鑑焉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伏惟

陛下留意問學固已默契於二帝三王矣臣前所謂正心誠意者既已得之推此以決庶政以待羣臣無非誠意視彼秦漢之君以智術馭下何其淺也然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則湯之聖德在於日新不已也伏望

陛下慎終如始疊疊不已則聖德日新天下幸甚取  
進止

二

臣竊觀易之否泰二卦考其成卦之由泰則內君子而外小人  
否則內小人而外君子以泰通之時於小人非能絕之也特外  
之而已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也而所進者未  
必君子所退者未必小人其故何哉昔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  
孟子為之禮貌仲尼賢於堯舜而魯人以為東家丘夫人之好  
惡之相去豈直尋常之間哉蓋物我異觀是非相埒彼君子曰  
吾之所好者君子也所惡者小人也其小人亦曰吾之所好者  
君子也所惡者小人也則君子小人又孰從而辨之及考泰之

初爻稱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志在外也以此見君子逢時  
則出而有為也至否之初爻稱拔茅以其彙正吉亨象曰志在  
君也君子不用退處草野而猶曰志在君者以此見君子之心  
惓惓不忘於君也及觀需之六四曰需于血出自穴以陰柔而  
居三陽之上小人在上之象也必至於見傷然後出于穴焉穴  
者陰之所安也則小人於進退之際可見矣至否之六二曰包  
承小人吉蓋小人之志所包蓄者在順承於上以求濟其否為  
身之利而已豈復顧於國家天下哉昔趙充國漢將之忠於國  
家者也嘗曰明主可為忠言又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又曰非公  
家忠計也則知君子之於國家未嘗不盡其忠也李林甫居相  
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自是諫諍路絕卒成天寶



之禍則知小人之於國家未嘗為忠謀也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分在夫忠與不忠之間爾  
陛下任賢使能以圖中興之治而臣區區之心猶以是言之者蓋以小人難退而易進苟可以乘間而入必用其智巧願陛下常加察焉取  
進止

五月七日面對劄子一

臣聞乾之象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然後繼以首出庶物之上而萬國皆寧也於太和之氣然後能首出庶物之上而萬國皆寧也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泰通之時所以財成輔相於天地者豈智力所能及哉亦全其至和之氣而已

已由是觀之人君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惟在於勿傷其和氣而已

陛下學造精微德配天地所以贊化育者固已得之矣然臣愚竊謂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皆足以傷於和氣又況今日軍興賦斂之繁州縣督責於民間者非一豈無愁歎之聲以傷於和氣哉

陛下不可不察也願每留

聖慮以召和氣天下幸甚取

進止

二

臣聞鄭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以子產之為政尚及三年然後民信而愛之則知為政之道欲民之信服必在久於其職也今之郡守監司以二年成資已不久矣其間又有席不暇煖而易之者欲民之信服其政其可得乎臣愚竊謂除授郡守監司初宜慎擇及昇付之後勿數移易使得各盡其材而無苟且脫去之心庶幾治功得以及民伏望  
陛下加察幸甚取  
進止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一

臣聞和氣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一身也保和氣者其國治保

元氣者其生全故人之恃元氣以生所以保養之者其精在於喜怒哀樂之際而其粗在於飲食起居之節有天下者恃和氣以為治所以培護之者其微在於心術之感通而其著在於百姓之休戚此不可不察也昔東海殺孝婦而旱顏真卿辨獄而雨以匹婦之寃與獄之情乃能感動如是而况天下百姓之休戚乎比年軍旅之興兵食之費取足於東南固所不得已也然監司守令苟逃譴責以不恤者謂之辦事以殘忍者謂之敢為能以赤子為念者有幾如和糴軍儲和賃舟船之類名為情願實是抑勒未易以一二數也

詔令叮嚀非不切至然終不能革者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人耳使監司守令得人則百姓受實惠矣亦不在

詔令之數下也近者有

詔銓量監司郡守已嘗有罷黜者天下曉然皆知德意之厚然其間宜罷而幸免者亦不少矣至於縣令尚未有澄汰甄別之法此正今日之急務也元元垂命於縣令可不為之慮乎伏望陛下萬機之暇令二三大臣講求所以旌別澄汰縣令之方使民安於業而頌聲興則和氣充溢豈復有愁歎之苦哉取  
進止

二

臣嘗謂為治之本在於定國是國是定則人心正人心正則風俗厚昔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夫國之所是乃至公之理君子之所同

也而叔敖曰衆之所惡者何也蓋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此正論所以難勝也惟能審其是非示以好惡使知所嚮以定國是則人孰不歸於正乎今日之國是尚有可言者焉臣願  
陛下每留

聖慮天下幸甚取

進止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二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三

十一世孫

觀編

納宰相劄子一

蘋聞大臣事君以人則

宰相在於知人而善任使耳然似是而非者有之似非而是者有之如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為之禮貌仲尼賢於堯舜而魯人以為東家丘其似非而是有如此者如殷浩隱於山林謝尚王濛候其出處以卜興衰而庾翼乃謂此曹可束之高閣其後終不能成功其似是而非有如此者所以知人為難焉自非知道者未易究此伏惟

執事深得此道發於事業以濟

中興之治而蘋區區猶以是言之者蓋至誠無息惟不息則能

合內外之道內外之道合則孰能間之哉推於知人宜無難矣  
不識  
僕射相公然之否也

二

竊謂人君每惡朋黨而人臣每成於朋黨至於小人之欲去君子也亦必以明黨而去之蓋人主之於臣下賢則進否則退初無心於其間也故臣下之為朋黨未嘗不惡之也人臣之執其政柄者固非有意於為朋黨也然分別邪正苟失於過甚則不幸而近似之矣而小人者乘此以中傷於君子則必曰非其黨不用故造為疑似之謗以傾之而君子往往以是去矣伏惟執事以公忠直道

簡在

上心固無偏私矣然近年以來

宰執數易士大夫之立於朝者門戶衆矣伏望

執事培擊多門同於大公則人才短長皆不棄矣 蘋區區之心非謂其有此也蓋將逆處其未至爾

夫子之道忠恕論

中庸論天下之達道而終於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之書是為入德之要其言乃曰一而已疑若不以斯道示人也豈欲驚天下後世而不使之有知乎蓋道本無在惟造道者能出於言意之表超然自得契於心則萬善兼該不待博觀而泛取也故夫子以一以貫之告於曾子而曾子應之曰唯則固已默識之



矣及門人之問則告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信乎忠恕足以盡  
夫子之道也然既曰一矣而曾子以忠恕言之何哉忠恕之名  
既分果可謂之一乎忠以處己恕以接物則忠恕非一也忠以  
事上恕以濟衆則忠恕非一也自其末而求之則忠恕未嘗不  
二自其本而求之則忠恕未嘗不一夫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  
恕所謂盡己者豈有意於為忠耶克己之私一毫不留大其心  
以體天下之物廓然無際而心無有外非盡己而何天地之造  
化與之同流矣萬物之散殊與之同體矣舉斯心以加諸彼烏  
往而非恕乎則恕之為用豈外於忠哉是忠恕者合內外之道  
爾斯道也聖人體之君子行之體之者從容中道大而能化故  
發於言也亦不見其迹焉行之者方且勉進於是故必顯其入

德之由所以夫子言一以貫之而曾子語門人必及於忠恕者  
告之以入德之由也蓋夫子之言有德之言也有德之言所言  
皆己之所有也曾子之言造道之言也造道之言賢人之言聖  
人之事也欲由而未至也然率是以往其入聖域也必矣則曾  
子稱夫子之道何疑焉其後曾子傳之子思子思筆之於書亦  
曰忠恕違道不遠豈非有得於斯乎夫子之門自顏淵死之後  
門弟子於聖人之道信之篤得之深行之力守之固未有如曾  
子者其稱夫子之道宜其異於衆人也以子貢之智足以知聖  
人猶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未達夫一貫之理及聖人語之而  
後知則曾子之言非造道者能之乎

題論語後



讀書須求聖賢所以言反覆玩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洞  
達無間然後為學若祇循習詁訓解析文義適足為玩物爾  
崇寧三年甲申歲九月十八日題

送李子勉序

子路問強夫子告以南北方之強而縱言至於和而不流中立  
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皆以強矯之士之  
特立獨行至死不變亦可以無愧矣進德至此亦不可以有加  
矣夫子又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強即毅也何待於弘哉而子思  
稱孔子之聖必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乃  
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信知弘毅之不可偏也李子勉余畏友  
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於古人與人合如膠漆不復可解不

合不能忍見雖忤大臣拂流俗曾莫之顧然有 而為之未若  
無心而適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余嘗有意於斯而未能  
願與子勉共進之故書以告焉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四月望日  
長樂王蘋序

跋陳諫議書後

諫議先生忠言至論為時著龜雖愚夫愚婦皆知尊仰至於業  
履之精微通於神明盖人有不得而盡知者觀諫議為龍舒公  
求銘書辭意勤懇必誠必信雖字畫之末悉盡其至傳曰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於諫議見之矣紹興十三年五月廿六日長樂  
王蘋謹題

題張思叔書後

張思叔世為壽安農夫思叔自幼已不樂為農家子凡三易業始遊庠序即有能文聲及屢試禮部不偶乃冥心進取有求道之志是時

伊川先生歸自涪陵遂受業以終身焉

先生之門晚進甚衆然得之多待之力未有能及思叔者思叔明敏踈通學問深造真有用之才也偶於篋中得思叔書二紙惜其中年而亡為之悵然因錄其詩文五篇于後亦可以見思叔所學矣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立秋日長樂王蘋題

答呂舍人書居仁

蘋自前年冬罷官毗陵即還村落復以賤累疾病相仍去冬山

妻不幸傷悼之切殊不能堪以此不獲為記室問然懷仰

德義朝夕

台誨感佩不勝

舍人日與道俱想

聰明才智不能為胸次累也老氏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此

舍人所深曉也於道既得之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於密所以和順於道德者皆不過此齋戒者若顏氏之心齋是矣未始有回方能如是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尚存則不密矣如莊生謂未始出吾宗釋氏謂鬼神窺覷不見者乃密也既如是則於道德未有不和順者所過既化則所存者神爾神初無二

也學者所造未至於極則不能無先後之序自志學至於立至  
於不惑至於知天命皆其序也故不成章則不能遠子思云行  
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不以躡等為貴也人與仁異孟子以學  
者分此故謂仁乃人也能體合之即道也孟子以人與仁與道  
未嘗異也學者正欲合之爾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如耳目者  
物也能視聽者則也心主於身不存則放矣性則養之爾二者  
學者之事故謂之事人遠蒙下問不敢不報然辭拙理暗不勝  
愧汗

資中袁先生跋

程門諸賢多不甚著書大抵要於涵養持守處用工蓋二程夫  
子教人之法如是也明道嘗云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因

尹和靜說易曰且更涵養莫要輕說及答橫渠所論亦欲其全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今觀

著作王先生奏篇遺稿僅存十餘他文不過數則讀之皆溫醇  
平實沈潛蘊藉藹然有餘味真得程氏之傳矣楊龜山每言同  
門後來成就莫逾吾信伯胡文定亦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  
二公非輕於許與者知

先生蓋深矣予故表而出之以識  
先生師友淵源之學

寶祐四年歲次丙辰重陽前三日資中袁萬頃書

玉山汪先生跋

孟子既沒聖學絕講



本朝河南二程夫子生於千載之後獨得往聖精微之緒而斯文日以緝熙

著作先生早登河南之門學聚問辨得所就正充廣涵養其德粹然

高宗皇帝中興趙忠簡公相懲荆舒而主伊洛於是河南之門如尹公朱公輩人相繼召用而

先生以布衣特招首論

親征之舉民情欣悅得民心則格天心三王之治也又論帝王之學將以措諸事業非徒事章句之末而已及舉小雅宣王諸詩以為內脩政事者乃所以外攘夷狄謂正心誠意而辨其君子小人人主之先務也凡此皆其師門所素講深造義理之賸

可舉而底績者也

思陵一見以為起草茅而議論如素宦則其踐履純熟足以動寤人主者又可見矣偉言逸事絕無僅有而玩其議論想其辭氣雍容切當自有奕奕照映簡編者則其學豈章句言語而已哉門人記

先生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望之可敬即之可慕可謂不阿矣慙之

先曾大父文定公嘗僚於趙忠簡公而講習於

著作先生陳齊之亦先友也今幸覩遺帙不勝降歎僭識卷末寶祐歲在壽星立冬日後學玉山汪慙書

雒國虞先生跋

紹興六年趙忠簡免相陳公輔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文定奉祠居衡岳獨上疏封爵邵張二程先生貼黃實薦

著作王公與和靜尹公皆伊川門人乞以王公校正中興以來程門後凋之松柏獨胡公尹公著作公而已雖然

著作公晚際

思陵固未能昌其所學然遺名遯世在

崇寧不與於屏逐學徒之時潔身事道在

紹興又不與於禁斥顯門之日

公之學力蘊蓄始終全節可謂不負師門矣觀其奏篇論汲黯

宇文士及之忠佞牛李明黨之成破至哉斯言雖千百年可為  
龜鑑

思陵以通儒稱之信哉

寶祐五年丁巳立夏日雖國虞煇謹書

柯山徐先生跋

鼎幼從父師之訓已知和靜先生以程門之學

高宗皇帝由布衣擢寘經筵鼎今幸備灑掃書堂之後流風遺教鼎與諸生拜賜無數已而復知此邦有

王公是時亦以程門之學

召入著作庭猶恨未知

公學問言論之詳居數月



公之孫思文攜文集見過伏讀數四繼以愴歎不能自己噫嘻  
炎精寶祚程氏之學廢而幾熄程氏之學興而復然不特歎  
二先生能守其師之學抑以歎

高宗之所以再造國家與吾儒所以闕涉於國家者其學如此  
之大云

景定二年歲舍辛酉至節後十日柯山後學徐鼎謹書

天台毛先生跋

自馬上得之之說行君則曰事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庸臣則  
曰執干戈之時也道學乎何言嗚呼曷不視此哉崎嶇金草一  
聞守臣之薦則惟有道者是信是使不曰徐議其任也懇切奏  
疏一惟師學之明必欲以道而立政立事不曰姑舍所學也是

誠

明良之盛際

修攘之大原茲

炎興所以祀夏配天而行萬億年之休歟  
咸淳二年丙寅七月望天台後學毛鼎新

鶴臯朱先生跋

南渡以來回洛學之春二三君子力也

著作先生為後凋之松實最其間今觀遺稿醇實雅度如弁冕  
秉珪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歛衽而敬心生焉以蕪辭述  
盛德則奚其敢

咸淳十年甲戌永嘉後學朱子昌敬書

眉山黃先生跋

自一貫曰唯之後羣弟子各以其親傳之學仕列國厥後罔有  
聞知亞聖繼興闡揚斯道垂絕復續寥寥千載天啟  
炎宗五星聚奎諸儒間出背項相望一時聲稱日光玉潔跨漢  
跌唐文治與道學由此而盛中間不幸各立門戶相勝相非於  
議論之間致使士習風靡或歸于朔或附于川或從于洛支分  
派別不復會歸於皇極之源小人乘間抵讎大倡偽學之謗荏  
苒歲月貽禍國家幸而天不閔道

二程門人尚存胡尹暨

著作王先生者落落晨星理學流委僅存一綫使  
先生不遇

思陵未免埋光晦彩終其身幾與草木同腐豈不重可惜哉愚  
也生於叔世萍寓吳門每恨生晚不及游

先生之門且聞

先生之為人又知

先生之所學嘗味其功名富貴道德性命皆不足樂之語且與  
曾顏氣象相似可以振薄俗可以藥士心惜乎道不傳於後文  
不著於世雖獲用於一時在

先生亦姑云爾吁天耶人耶愚不得而知耶時

祥興改元戊寅歲仲春三日眉山晚學生黃大有拜手謹書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三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四

十一世孫

觀編

文定胡先生書一

安國頓首頃在行闕奉所多

教方欲再造問信已以罪行矣既渡湘水之西山居自省相望

數千里無緣復通聲息懷思可量去此見報伏審

賜對受知

寘瀛館豈特交游之私慶也已辱

書貺欣承

校正多餘

德履增福未期晤集切冀

順時為此道自衛不宣安國頓首

信伯學士先生執事

二

安國再啟一別三十年光既及而學不至回省初心旦夕自愧  
每聞

德譽想造養之益深也

信伯既親見

伊川丈人入其堂與責任亦不輕矣使斯道遂行邪說不得汨  
之也直有望於  
君勉之安國再啟

和靜尹先生書一

焯  
頓首啟前月特蒙

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

教益為恨繼辱

賜書併錄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顯道書

先生易傳後捧領披讀感愧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

惠翰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焯即此遠依麻底諸事粗適腰痛

亦減七八不煩過慮曾憲來寓虎丘日獲相見或云可居旬日

車馬聞欲來此遂得款聽

益論未問尚冀為

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使還專奉啟

起居兼謝下情不周焯頓首再拜

錄示易傳差互且據焯所收本寫呈乞



檢至更望  
訂其是非他埃  
面議焯再拜

二

焯頓首啟向寓虎丘時蒙

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

高隱辱館待至厚拜別之久日益瞻仰承

惠問獲聞

動靜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

尊體萬福焯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

遠念未由拜

會惟乞為斯文倍加

保重以副願望真切謹專附手啟

上問不周焯頓首再拜六月二十四日謹空

三

焯再啟自至會稽以退閑不修講人事不遇使人故久不得

上問必能

深察向承

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定處有的便無惜貶論朋友  
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

信伯也萬萬

留念願望願望



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  
保愛為祝小姪塿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廩僥倖  
僥倖亦忍知之焯再拜

四

焯頓首啟拜違

教益兩見改歲瞻仰之心與日增積仲夏謹時伏惟  
贊畫之暇

尊體萬福焯守拙碌碌隨分而已然平日所聞不敢不遵衰老

日甚幸未昏憤不煩

過念未由拜會敢冀

順時保重前需

召除以副友執之願謹專附狀

起居不周焯頓首再拜

信伯通守學士賢友執事五月十六日謹空

五

焯再啟近兩收所

惠教墨獲聞

動靜感慰兼至過荷不忘甚幸甚幸常州往來衝要應接不能  
不少勞神用在

信伯處之必不廢力有暇進道否有學者未講此道否必不倦  
以告也塊處僻寺向風不勝馳情焯再拜

貴眷各惟上下安裕夏暑敢以

保愛為請焯上問賤累特蒙  
問念感媿之至焯再拜

六

焯頓首拜啟久違

益論日增瞻仰專使至特辱

貶教伏審即日

按察之暇

尊體萬福感慰兼集焯居此幸安諸事粗遣不敢煩

念慮未有會期向風馳情秋暑尚炎伏乞順時保重前需大來

以副願望下情豈勝拳拳使還謹奉狀

起居兼謝不周焯頓首再拜

信伯通守學士友舊執事八月上泚日謹空

七

焯再拜啟邢婚以日到府中不敢草率上狀小姪塙近已娶婦

只此中人家老拙又且了此一事伏恐知之皆辱

垂問至荷眷與復拜起居禮焯再拜上

時主簿紫芝到任未久不通問陳齊之今赴官未嘗通訊否或

訪我存亡盡為告之

貴眷各叶吉慶敢以

保愛為禱焯頓首再拜

信伯通守學士道契執事

玉山汪先生跋

國朝崇重儒學然自布衣聘召者特為難得故侍講侍郎尹公  
著作崇道王公皆

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召師友輝映搢紳榮之尹公致  
位通顯德望表表而

王公立誠為己仕不求進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優劣也  
今觀尹公所遺

王公尺牘一語一言必以尊所聞務講學相期責善之誠如此  
則

王公之為人可知已蓋嘗以為國家之患常由人心之偏陂而  
邪說暴行之肆熙豐符紹所以基靖康之禍也惟儒者則有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功焉紹興初年懲創前轍隆儒

### 勸學

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經學納誨所以格君心者熒矣

王公討論史觀破紹聖元符誣謗之謾隱明

宣仁

秦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細凡此皆正人心之偉節也用又  
厥辟紹開

中興豈偶然哉然格心之道難明而遜志之言易乎此世道消  
長所以相推而不已也厥後權姦秉國蠱上志賊人心天下泄  
泄斯道幾墜幸賴乾道淳熙諸公相與扶持考其師友淵源則  
出於河南之門者為多信乎功不在禹下也然尹公年譜但載  
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用朱子發范元長

於資善堂時以為極天下之選朱嘗乞官謝顯道之子其奏疏  
推明伊川以為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尹之被

召命陳之除吏部郎則皆以范薦也陳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  
害乞數數禁切且言臣初無所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  
其非每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被舉其文學行誼實為  
可稱而尚在遠方遲遲未來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已而忠簡  
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

上眷獨存公輔復上言廷臣有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  
者偽為大言謂其實繼孔孟願實何人將見淺俗僻學惑亂天  
下伏望

睿斷擇羣臣有為此學者皆屏絕之於是朱公亟求去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五

十一世孫

觀編

西涯李先生篆字



春

上

大 見 田

著作寄顏

著作寄顏

後學李東陽題



著五

贊

冲乎其融慤乎其恭杏壇化雨程門春風

洛陽王敬方

鄉先生著作王公小象其十一世從孫觀奉以示寬瞻拜之餘  
謹為之贊曰

嗟乎先生負笈而求道已為北學之言游獻策以救時又為南  
渡之陸贄故當誣史重作雖執筆而預修然使新學尚行終抱  
經而不試才可用而有為行獨持而無愧是宜祭于其社以慰  
鄉邦之思豈特私于其家以為子孫之庇也哉

延陵吳寬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楊則後

德器之成乃叅其舊著作閩產而家於吳淵源一脉鄉邦所模  
遺象儼然如挹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雪

鄉後學王鏊謹讚

受性理之學於程門究筆削之旨於孔氏語其體則正心修身  
措諸用可更化善治惜乎時君徒稱其為通儒而不任以國事  
然後之學者泝道學之正傳跡出處之高致宜其於先生企仰  
之有加而誦法之不置也耶

郡後學李傑贊

跋

按宋史著作王先生生於南服奮然北遊得聞大學之說於伊  
川之門屬高宗南渡拜官於戎事倥偬之秋而所以獻納於君



者拳拳以正心誠意及分別君子小人為言雖當時仕不甚顯弗克表見于世然其所學者大而不少枉以徇人亦於此可見矣拜瞻

遺像凜然起敬因識于後漳浦吳原書

墓誌

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於章句傳註孰有心傳自到者憲自髫齡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絕學私淑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所以學也既冠居吳則閬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弟乃與吾季弟愨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灌溉於仁義道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朋友講習可樂也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

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蓋其理達而義精故也然不徼名當世世罕知之今

天子急賢圖治搜揚巖穴俊乂彙征知府事孫公佑列先生學行於

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於是真得行其道以所學為

上言曰道無古今惟人能弘故堯以傳舜舜以傳禹禹以傳湯湯以傳文武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然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擴究是心焉爾又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  
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  
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屬  
刊修

裕陵實錄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  
管台州崇道觀族子生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

窮經探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不得其  
傳下到今若河南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學遠有端緒質之孔  
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於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  
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於格物致知自盡已之性以至  
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至誠不息達於禮樂  
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傳以  
肄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無滄  
然冰釋於斯道先生既葬修職以狀來曰先君未嘗著書所以  
傳後者惟幽堂之銘是賴子從先君遊久予實甚宜憲義不得  
以淺陋辭也謹決其狀且具列古今之學可考不誣蓋有待於  
來者銘曰聖人迹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絲芬哀微絕塞道之

真剝剝鬪儂攻於文卓哉夫子闢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不雜  
不溺醇乎醇相時行義覺斯民胡神畫此昇窮屯我述墓文琢  
斯珉諗茲源娶再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門人浦城章憲撰

門人浦城楊邦弼書

祭文

維紹興二十三年歲次癸酉八月戊午朔初十日丁卯門人章  
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

著作王先生之靈曰嗚呼聖人既沒六經雖備學失其傳泯泯  
千歲有倬河南興起廢墜世方驚疑青衿還視不驚不疑髦士  
雲翠行歟先生清明淵懿乃泳于深乃躋于邃不雜不溺乃得

其粹私淑諸人河南是繼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  
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評以評  
斯市不惑多岐卒習於是哲人云亡斯學墜地先生非隱亦非  
玩世相時行可庶幾得志志舉斯道匪曰膺仕斯命也夫身屯  
道否念昔從遊東阡西里從先生者陳子兄弟同升諸堂亦有  
吾季二十年間流落殆既晚及師門弔影掩袂奚為於今師亦  
長逝嗚呼哀哉自我不見于今三祀馳書未復訃音遄至呼天  
不吊慟哭于位温温郁郁墮此窈冥諄諄循循不聞其聲陳此  
奠觴輶車其行終天之恨併此以傾尚饗

挽詩

伊洛流風在丘軻道益尊遺經啟幽眇後學有淵源鑽叩知由



戶衰遲阻及門三年思粹面一旦絕微言

行義時建可澤民事却睽斯文猶有寄俗學豈終迷不復符三

鱣空聞見白鷄誅茅方樵李卜葬已茗溪先生亦百年捐館故用晉書白雞故事

西觀才黔突題輿却佐州濟時卑管晏齋志在春秋曖曖孤雲

沒沉沉厚夜幽升堂聞禮樂終覺隗程仇

門人浦城章憲

伊洛親聞道淵微賴發揚東吳賢望重西觀舊書藏吾黨將安

放斯文豈遂亡堂堂寧復見門士慟新崗

梁木俄摧壞嗟吁喪大賢典刑看子肖道學付誰傳一代風流

盡千年物論先師言猶在耳身敢墜周旋

門人浦城楊邦弼

國史傳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始寓平江蘋師事河南程頤視其高弟龜山楊時為後進而時獨深可許之每以為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也

上親征駐蹕知平江府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之蘋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心之所同有至公之理也今

陛下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當於人心耳

陛下誠推是心以見於用人則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見於政事則政事不拂於人情故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要道也汲黯之戇漢武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



必以為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文皇每延入閣語必至夜分至稱佳本乃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於好惡此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人主好惡猶天馬惟才是用何適莫之有

上他日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於朝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曰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而詩序及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焉此亦何預於北伐哉及觀車攻之詩稱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然則攘夷狄實係於政事之修也今日政治之本有三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治天下國家本於正心誠意而已誠者天之道也意與天合則動靜語默無毫髮私而此心無適非道矣舉而措之事業宜無難也君子之與小人如冰炭之不可並用也君子曰可小人曰不可君子曰然小人必曰不然其相炭若是欲望其共成功難矣然彼之所不同非故不相侔也以知識之小大見聞之廣狹不同耳齊侯伐魯展喜犒師對齊侯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晉陰飴甥對秦伯亦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然則可不辨之哉唐文宗嘗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蓋當是時牛李之黨互相傾軋四十餘年而文宗不知當時之黨雖起於牛李而實成於文宗之疑也惟人君以為疑故親戚故舊人得以謂之黨交游執友人得以謂之黨宦學相同得

以謂之朋門生故吏得以謂之黨朋黨之成破係於人君取舍使文宗不以為黨臣下孰從而成之會修

神宗皇帝實錄兼史館校勘書成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累官左朝奉郎卒年七十二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平居頽然若與世忘及語當世之務乃如習於從政者在常州人以為不屑於簿書錢穀也蘋鈞考不懈必舉職乃已或叩之曰子欲我為不解事人耶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論語說取其與所見合者為一書亦未及而卒

### 吳郡志

王蘋字信伯父仲舉福州福清人蘋出繼伯父伯起後伯起字聖時居吳江震澤少入京師受經於王介甫學文於曾南豐遊

曾宣靖公公亮父子間舉進士不第題其居曰酉室江公望為記平生所作詩曰唱道野集伊川程先生在涪陵及洛陽命蘋從遊遂為河南高弟蘋學通春秋視楊時猶為後進時亦謂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也舍法行遂不就舉紹興四年高宗駐蹕平江知府孫佑言蘋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國之心有開物成務之道丞相趙鼎以聞十二月召對上以通儒稱之補右迪功郎後四日特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於朝者大抵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與修神宗實錄優詔獎諭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焯皆舉以自

代安國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然為秦檜所嫉會從子誼坐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復主管崇道觀引年致仕官至佐朝奉郎二十三年五月卒年七十二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人章憲譔誌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頽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作論語集解未成合集文集為四卷行於世憲及陳長方楊邦弼皆同門弟子也嘉熙元年知府王遂祠蘋學宮寶祐初里人立像震澤以長方邦弼配食號三賢祠陳長方字齊之其先福州長樂人父佚字復之曜弟娶吳人林旦女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佚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從游定夫學深得治氣養心行已接物之要故其

子皆生長外家亦為道學之士長方紹興進士終江陰軍學教授居吳中步里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及春秋禮記尚書傳漢唐論俱行於世學者稱為唯室先生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孝宗朝為東宮講官時號二陳皆王信伯門弟

楊邦弼字良佐其先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來從王蘋學遂居震澤探極理趣發為詞章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會行都初建太學選為博士逾年通判信州服除以大理卿改湖南漕不務鉤致甚得大體遷秘書丞著作佐郎又兩遷禮部郎以起居舍人出使金國遷起居郎中書舍人而卒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



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  
邃於春秋有後軒集十卷曾文公為之序憲父甫字端叔自建  
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  
顯仕珠林至甫曾祖法始登科

嘉熙元年詔舉策題

問禮云凡學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援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  
教焉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是則豈必鄉  
之先生而後敬之仕於其邦寓於其里者皆所當然也師道立  
善人多豈不宜乎若文正范公生於斯仕於斯樂圃朱公唯室  
兄弟皆長於斯私淑艾於斯若安定胡公教授是邦和靜尹公  
講道虎丘之下著作王公召於吳而老於吳是六君子者雖事  
業顯晦之不同非吳之所謂先師歟非吳學之士所當嚴事而

景行者歟愚請誦所聞於六君子之一二與諸友訂天章之對  
規模正大隱然有王佐氣象答元昊書心事明白西賊膽寒之  
謠豈言語文字使之然者其居吳也義學義莊遺愛猶在其守  
吳也興學校舉賢才此又公之餘事爾安定泰山十年攻苦食  
淡明道景祐間振師道於久廢之餘其授學蘇湖也東南之士  
翕然有仁義禮樂之風四方來游者醇厚和易不問知其為弟  
子而經義治事本末兼舉異時出而為政往往適於世用慶曆  
間自大學而州縣壹是為法二公本朝之大儒也敢問其學問  
之本果安在歟使文正經制西事歸坐廟堂安定久侍經筵進  
當事任其經世大用亦可逆覩歟樂園以名父之子得師訓之  
傳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是理闕又曰心通乎道然後能



辨是非伊川直指內外之學以告之者可謂切至著書閱古樂  
堯舜之道以終其身而郡守監司造請政則亦非然忘斯  
世者和靜紹師魯之高風為師門之曾子義不苟後棄子弗顧  
經以解而明亦以解而晦先生此言豈以辨說章句為功者論  
孟二解言近指遠有非游楊諸公之所及虎丘之集闡明道奧  
開發後學之蔽蒙二公程門之高弟也敢問讀其書習其說者  
何所得歟使樂圃早歲俯從吏仕晚而久在朝廷和靜渡江之  
召從容講席其所養所施亦可悉聞歟高宗駐蹕吳會首以郡  
守之薦召見王公布衣入對若素官於朝上以通儒目之賜第  
入館以治本三說應詔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  
消朋黨此正師友言治之要旨而中興祈天永命之大端也于

時唯室與少方學于震澤實以王公為師語錄一編備天下之  
妙理若逝者如斯授受於不言之表至觸處相應之詩而後自  
得焉二公亦中興以來之端人也而郡不知尊學不知祀何歟  
六君子之淵源至於今未遠也尊其名而不考其實敬其人而  
不維其學獨何益歟近世紫陽夫子起於諸老之後是邦之負  
笈而受業寓書而請益者亦十有餘人諸友亦嘗紬繹其說而  
有得焉否乎其與六君子之學異乎同乎亦有互相發明者乎  
願詳以告之文無取焉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五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六

十一世孫

觀編

立祠劄子

承信郎新差監寧國府南陵縣酒稅務王德文劄子  
右德文不避

蕭斧之誅輒瀝衷忱冒干

威聽德文

曾大父通判蘋家本福唐僑寓震澤執經伊川之門紹興四年  
知平江府孫公佑以學行薦特令布衣上殿奏對稱

旨

聖語有曰王蘋起於草茅議論若素宦于朝通儒也始命初品  
越一日復賜出身繇小著倅毗陵國史有傳有文集語解記善

錄行於世程門名流如胡文定尹和靜張思叔三先生相與講道遺帖可攷陳唯室曾文清皆門弟也惟是抱負不克盡施賈志以歿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戶意洛家叔左藏正垂改秩而遽亡家兄帥幹斗文雖撥乙科尚遲合穎德文碌碌不武弗振厥紹俱不能發揚潛耀實負愧慙幸遇

判府節制待制侍郎先生宗主斯文維持正道凡前輩明義理之學者莫不褒表而顯揚之至若近日唯室先生許祠於學闔郡嘆詠扶植名教之意甚盛甚休唯室師曾大父者也且蒙崇獎則為師者當俾與唯室並祠何榮如之然則薦於朝者前使君孫公也祠于鄉者今

判府侍郎實齋先生也異世一轍千古兩賢九原有知當必效

亢回之報矣冒犯

峻嚴德文下情無任戰灼俟

命之至

右謹具申

呈伏候

台旨

嘉熙元年七月 日承信郎新差監寧國府南陵縣酒稅務王

德文劄子

台判王著作乃程門高弟他郡猶為之立祠况生長之郡乎送學議行

實齋王先生立祠祭文

維嘉熙元年歲在丁酉八月己卯朔初八日丙戌朝奉大夫煥章閣待

制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顧涇水軍王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

著作先生王公 唯室先生陳公遂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夫免淪于荆舒之烈燄而獲游於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力也

著作先生以正論動

上聽 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於世教宏矣郡有陸

宣公以下祠敬奉

二先生以祔使是邦之人家識正學戶知正理顯然淵源之所

出其自今始尚饗

郡庠先賢位次

唐陸宣公贄字敬輿德宗朝

大叅魏國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元邠人三滿之德

周國范恭獻公純禮字彝叟

樂圃朱先生長文字伯原教授鄉學監司郡守以不接見為恥

著作王先生蘋字信伯程門高弟郡守王遂立

唯室陳先生長方字齊之寓崑山著作王先生門人江陰軍學

侍郎王公重煥建字郡庠 丞相岐公珪孫華陽人中興紹興 年

忠節滕公茂實字秀穎奉使不失節吳守淵立

文穆范公成大字致能賢勞四方



正字周公

南字南仲吳縣人慶元名臣博學無所不通

清毅陳公

墳字子與浙西憲寓嘉興宋理宗御筆清節高風

安定胡先生

勉勵流俗之秦州海陵人教授蘓湖二學

丞相魏國文正王公

旦字子明魏州人三槐王氏

和靜先生尹肅公

焯字彥明洛陽人伊川高弟虎丘讀書

象山先生陸文安公

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知荆門

慈湖先生楊文元公

簡字敬仲象山門弟苑橋讀書知溫州

右史倪公

十里字教授吳學有惠諸生

周國正惠趙公

希澤字

守吳

觀文趙公

與憲字

開闢學校鄉飲酒

性學李教授添立大德五年

太子中允陸公

元朗字德明註釋六經

延平先生李公

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

水心先生葉公

適字正則龍山人

丞相文忠富公

弼字彥國河南人

參政歐陽文忠公

修字永叔吉水永豐人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

軾字子瞻眉山

開府富公

名嚴字青田人以刑部郎中守鄉郡所居以德壽

鶴山先生魏文靖公

了翁字

左丞許公

平章高公

掌祠府帖

軍府

據府學時中齋生王思文狀曾大父著作蘋執經伊川先生之門親傳正學紹興四年

六龍南渡行幸吳門郡侯孫公佑以學行薦特令布衣上殿奏對稱

旨

聖語有云王蘋起于草茅議論若素宦于朝通儒也蒙賜進士出身遷至著作國史有傳及語解文集記善錄行于世有如胡文定尹和靜張思叔三先生遺帖可攷陳唯室曾文清皆門弟子也前政

實齋閣學王先生下車之初首以吾鄉六君子為問以策于學

念

先著作及唯室祠祀未備繪像並祠于郡庠德至渥也今唯室之孫陳之諒首祈請于

判府史尚書月有奉祠之賜學有掌祠之職其他先賢之後亦各有之獨是曾大父之祠缺然有愧思文蒙前政江府教僅與霑污微俸得尾殿祭之後思文一介么麼粗安義分不敢躁求靖惟

先著作門人之後既已得職儻不控陳實維暴棄茲蓋恭遇判府發運提領節制待制侍郎先生道傳孔孟業紹伊周幸陶教育之恩久被作成之澤乞照

先著作門人陳唯室先生孫陳之諒例幫給使府奉祠職事奉

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庫呈一日繼據公使庫單子貝呈照得掌祠官月支錢叁拾貫十七界官會所據府學掌祠學生王思文申乞幫支請給奉

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索掌祠帖呈仍契勘掌祠俸有無高下又據公使庫單子據王思文稱見充掌祠未曾給帖提督官書擬王掌祠據稱未曾給帖然而著作之像既祠于學則與陳唯室事體一同合不合照例月給俸仍給帖奉

前政判府魏侍郎台判牒學保明府司已牒府學契勘去後今承府學申繼送前廊契勘呈今據正錄直學鄉貢免解進士學生許東發等狀申蒙送下府牒為王秘校思文乞支月錢事東發等照得王思文見肄業本學時中齋其先世著作見祠于學

今據所陳欲就使府給帖支幫月錢東發等保明詣實申乞備申使府取自指揮施行申府施行奉

台判本學既與保明合與照朱秘校例支自六月為始須至行遣

申右今帖府學時中齋生王思文仰充王著作掌祠先具遵稟狀

淳祐六年閏四月 日帖

從事郎兩易平江府觀察推官吳

迪功郎特兩易平江軍節度推官蔡

宣教郎差充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趙

承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事余



承議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暫領府事郭庭堅台押

李提刑希行學問立祠因依申狀

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生王思文狀

右思文伏蒙

師旨備準

提刑提舉節制秘閣判部侍郎先生取問立祠因依者伏念思文

曾大父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游學寓居平江師事

伊川先生視龜山楊先生為後進龜山先生獨深可許之每以  
為後來師門成就者惟信伯也紹興四年駐蹕吳會軍務之暇  
延見人材郡守孫公佑特薦于朝布衣王蘋近在數十里間有

憂時愛君之心開物成務之學素行高潔朝野共知特賜審察  
錄用遂蒙

賜對第一劄論得人心足以合天心第二劄論人主不可蔽於  
好惡之私第三劄論人主學春秋與世儒異

王音有曰王蘋起於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于朝通儒也賜  
出身授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又詔條賊退利害一曰正心誠  
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會修

神宗皇帝實錄書成改左承奉郎史館校勘後集古今論語說  
取其與所見合者為一書亦未及而卒今家塾有福清刊行文  
集蘄春刊行論語集解震澤記善錄兼國史有傳可考出處累  
贈中大夫實齋王先生來鎮吳門首以吳郡六君子以策多士



嘉熙元年八月九日與門弟陳唯室先生長方並祠于學祭文  
有曰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夫免淪於荆舒之烈燄而獲游  
於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力也

著作王先生以正論動

上聽 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于世教宏矣郡有陸  
宣公以下祠敬奉

二先生以祔使是邦之人家識正學戶知正理顯然淵源之所  
出其自今始思文貌焉寡學獲叨奉祠之職又蒙教養作成之  
賜而奉

遺像焉謹具狀申謹狀

咸淳元年五月 日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生王思文狀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六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七

十一世孫

觀編

著作與尹和靜講易

乾象

慈溪本云偏言則一事

偏字為是

或本云偏言則一事

乾文言天下文明

慈溪本云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或本云見其文明而化之

焯所收本見其文明而化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慈溪本云既始則亨  
或本云既始則必亨  
既始則必亨為是

師九二

慈溪本云恃專制失為下之道  
或本云恃專則失為下之道

焯所收本無制字

小畜彖

慈溪本云加曰字者皆重卦名  
或本云加曰字者皆重名卦  
焯所收本皆重名卦

同人彖

慈溪本云必與人同力乃能濟  
焯所收本與此本同

或本云必與人同乃能有濟

大有九三

慈溪本云公當亨于天子  
或本云公當用亨于天子

焯所收本必用亨通于天子

謙彖

慈溪本云抑高舉下損過抑不及  
或本云抑高舉下損過抑不及

焯所收本損過益不及恐抑字是  
臨六五

慈溪本云是不自任其知大矣

焯所收本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或本云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大畜

慈溪本云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

或本云諸爻則惟爲止畜之義

焯所收本則惟爲止畜之義

大過九五

慈溪本云得過極之陰

焯所收本無以字

或本云以過極之陰

咸彖

慈溪本云誠愨之義

或本云誠愨之義

堅愨之意

堅愨之意

恒初六

慈溪本云居常之始

或本云居恒之始

焯所收本居恒之始

家人

慈溪本云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



或本云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  
焯所收本至於天下

解六三

慈溪本云曰作易者其知道乎

或本云曰字作謂字

焯所收本作謂字

損六三

慈溪本云醇謂醲厚厚猶精一也

或本云醇謂醲厚猶精一也

焯所收本醇謂醲厚醲厚由精

井彖

慈溪本云無喪無得其德也往來井井其用也用常也固也

井之道也

或本云無喪無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

井之道也

焯所收本無喪無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

周也井之道也

歸妹九四

慈溪本云以無悔故為愆期之義

或本云以無應故為愆期之義

焯所收本以無應故為愆期之義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七終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八

十一世孫 觀編

震澤記善錄

門人周憲記

憲初至震澤見先生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憲舉揚文靖公中庸序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先生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嘗批呂與叔大臨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其言未瑩伊川答語甚簡曰中無倚着憲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鄰志完 浩曰吾雖未識先生面已識先生心何其

所造之深也。憲問顏子非樂道何所樂。先生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所倚着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問夫子何以言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而言，故曰不改其樂。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造化之迹，如何？曰：陰陽之功用，便是為善則善氣應之，為福為惡則惡氣應之，為禍非世俗所謂鬼神。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皆以鬼神與人析而言之也。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為二也。

問呂與叔論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未有知識，大人智周萬

物，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不失其虛明淳一之心而已。若銖銖而較之，固有不同。曰：大人何嘗添得來。

問孔子何不言非禮勿思，曰：動即思也。如情動乎中，豈不是思？伊川作動箴云：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曰思曰為，蓋兼言之矣。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孟亦自有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要緊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學者於知見上日有所進，於自得處更無分毫進，何也？曰：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

若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安能頓然此正說有所得也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然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問張思叔繹詩此道難將智力求學者有所思索是用智力求也曰此言則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學者安能免得不用智力人須求悟悟不求人若靜坐有所得難矣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也

問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致中和之效歟曰不必言效致中和則天地以是而位萬物以是而育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

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問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似無差等曰此言有抑揚司馬牛憂無兄弟故以四海之內皆兄弟廣其意

問學者若未見天下歸仁且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從事於此須自見天下歸仁曰固是然自要便見得天下睥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廢

問至大至剛以直直是順理否曰浩然之氣是自然底不可言順橫渠云陽性直而遂陰性翕而受體此可見以直之意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問五十而知天命夫四十已不惑若未知天命安得謂之不惑曰知天命是至誠之道則與數參而無待於推數矣伊川亦



至此地位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問一名公欲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至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真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問仁人心也而曰以仁存心何也曰學者觀書不可枯於文義詰訓曰以仁存心者但言能體仁耳如以辭言雖論語亦有所不通處如曰性與天道性與天道豈有二

問學者常患思慮紛擾何以處之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記既往與未來事且如在坐只是有疑欲問畢何所思慮事未嘗累人心人心自累於事不肯放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俟別枝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之間而已哉

問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知亡者可與言性矣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其意如何曰知性即明死生之理性猶水也

先生問答其言甚簡每以經子質疑問難先生只抑揚其聲而義理已明一日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矣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憲於言下有省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箕自向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耶堯舜揖遜之心即羣后德遜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先生昔在洛中嘗晚生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冲曰此只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先生因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湏是涵泳方有自得

陳齊之長方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憲遂心服師事之一二年間才見先生只問逝者如斯夫

先生但云理是如此齊之其後有詩云閑花亂葉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曾文清公幾問儒釋異同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釋否陳可行成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陳齊之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使了可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陳了翁作了齋六絕中一聯云仲由行行終身誦張也堂堂帶上書楊文靖公庸其韻造次欲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為書皆發明此意而先生之言最為精要

先生在館中時范伯達如圭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

先生指窓問曰此還歸仁否范默然其後齊之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同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先生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憲遂退見楊良佐邦弼舉似先生之言楊曰多少該括經子之言皆然是亦作文之妙法楊亦先生之門人以文章登甲科

宗杲祭中書舍人呂公文曰深期造道遊戲大千先生曰釋氏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欲游泳此理既見了即便休了也顏子問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日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亦游泳此理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游是游泳之游既依於仁又游泳此理於六藝之中如無故不去琴瑟皆游於藝之謂也

憲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是知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此是養之先生曰不然若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天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體化育萬物為堯舜禹湯文武者皆此心堯夫自餘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此之謂也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問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曰聖人非以其德合天地之



德也非以其明合日月之明也聖人之德即天地之德聖人之明即日月之明言合者立言不得不如是耳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則以天與聖人混同說

晏太易明中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陳齊之以詩答之若道堅高未始離誰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成我與伊太易意甚不平質之先生先生曰齊之言是

先生曰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夫如斯達去如斯方

欲答之而舟已行

憲 紹興癸亥間獲供灑掃於中書舍人呂公之門公教人大要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其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疾日漸乃以書薦于著作王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自蒙與進未果行而公啟手足公之門弟文清曾公又以書申公之意且勉其行受業二年歸見文清公于上饒首命以記錄所聞先生之言 憲 竊意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且著之書故未敢私有所論撰先生既沒道學精微私淑諸人世或未知迄今垂三十年念平昔所聞遺忘多矣因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乾道壬辰二月甲子信州周憲書  
逮昔者獲從

先生於毗陵震澤嘗問師友之道

先生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是為善親師友者逮謹識之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從容周旋而已然後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

先生今歿久矣周子自上饒來出一編以示皆其緒言有益於後學者顧恐徒觀其言而不觀其所以言則於道益遠因以所聞於先生者書之卷末嘗試以是觀之則先生之精神氣貌雖千載粹然有生氣

乾道八年壬辰五月六日魯郡曾逮

宋宮教所錄

宜之問孟子養氣持志及存心養性之說

先生云志氣心性許多名字為同為異宜之云各據名義不無分別若本原初無二事

先生首肯

宜之問三教異同

先生云聖道無二門戶各別曰指坐間桌子以指從桌子中間旋運出桌子外放手云二氏既理會得便從這裏出去復以指從桌子邊緣旋運入來云吾儒既理會得依舊在此用行

宜之問如何得合道去

先生云須是便理會得宜之問如何理會

先生云直下便是宜之言下有省不覺膝之至地

先生止定宜之不令拜

宜之問伊川嘗云三頭說亘古亘今只一箇亦得謂一日一箇亦得此理如何

先生云所謂停燈於缸前焰非後焰

右紹興壬戌癸亥間

先生在毗陵宜之侍教所聞如此

右震澤記善錄

著作王先生平昔與門人答問辭也

先生文集頃已刊之郡庠今復得此遺言於

先生之子郡丞大本謹併刻之以示後學云

淳熙三年丙申仲冬十有二日蕲春假守施溫舒謹識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第八終

重刻王著作先生文集序

吳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榮至今聘君觀為十九世實惟聞孫力振先澤間取典籍之存者彙整刻之於是著作之集亦復行世著作水部之九世孫聘君之十一世祖也其集自寶祐中曾孫貢補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墨本刊于吳學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舊復取像贊之屬附之第為八卷授允明請序其成而寶祐之序跋所以論先生之道與文者既詳矣今觀集中所載不過狀劄數篇餘文五首與周宗二弟子所錄語耳蓋程門之教不尚詞章固如此然豈惟是哉嘗竊求諸孔氏之書如論語中齊魯諸君之問答即後世之狀劄也門人所述微言緒論即後世之語錄也則聖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論語不朽於兩間

是集雖其言有遠近殊學者能不保守付畀期於不朽也哉先生亦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序其旨者庶以見先生之全焉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謹序

門弟子雜述師言以為書始於論語若庸孟則皆自為之者至宋明道伊川起河洛間講明致門人皆有語錄昉此而雜出多病經朱子刪為定本若著作先生實二程高弟得真傳者故其門生又各記其所言如震澤記善錄者特在義塾中一時一人所書耳理精詞簡有所發明於斯道今世孫惟顯將刻以傳瓜徐先生鄉丈為序之矣徐丈精於理學而又得其要復何贅因綴名於末云

五為杜 拜書



圖書



